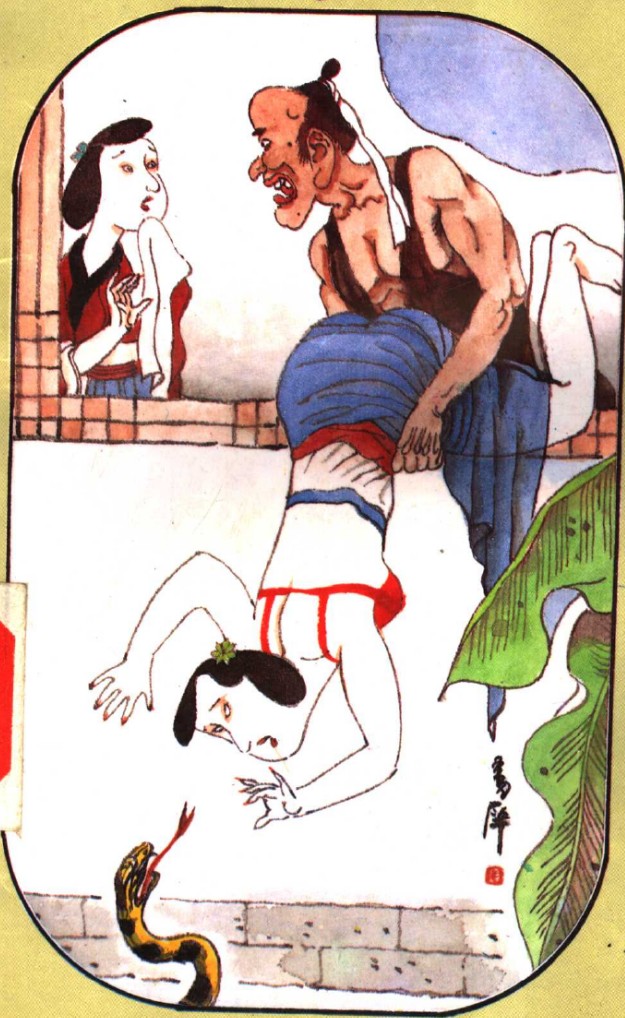


中

不二人



圓

花

丛

云中子 著

傻小子闯花丛

云中子 著
(中)

延边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傻侠出山	(1)
第二章	计赚傻侠	(3 6)
第三章	东海双魔	(8 0)
第四章	银纱少女	(114)
第五章	小店风云	(149)
第六章	铁堡卧底	(189)
第七章	千年参王	(236)
第八章	狐媚妖女	(265)
第九章	水中之战	(317)
第十章	香消玉殒	(337)

第十一章	九手神偷	(362)
第十二章	善恶有报	(382)
第十三章	夜半幽会	(415)
第十四章	羌族少女	(443)
第十五章	英雄救美	(471)
第十六章	兰香公主	(517)
第十七章	再获绝技	(551)
第十八章	恢复灵智	(576)
第十九章	催命阎罗	(604)
第二十章	智擒江驼	(634)
第二十一章	神秘主仆	(658)
第二十二章	千里驰援	(698)
第二十三章	天雷逞威	(729)
第二十四章	傻侠艳福	(757)

第八章 狐媚妖女

随着距离的拉近，发现竟是一个年不满二十的年轻人。

只见他头梳发髻，身穿半旧衣，脚下白袜黑鞋，用布条系了两个灯笼裤腿，徒手未携兵器，十足的是个庄稼小伙子。却有如此惊人的轻身功夫。

他生得浓眉朗目，白净净的皮肤，熠熠目光，显示了他的深厚功力，憨实的相貌，更令人深信他是个敦厚可亲的诚实青年。

由于他白昼飞驰在这片荒无人迹的旷野上，显然是为了争取时间，正在抄捷径走近路。

这个面貌憨厚老实的布衣青年，正是离开了飞凤宫，专程前去黄山寒碧谷送解药的楚啸天！

楚啸天走这片渺无人烟的百里荒野，正是医术通神的金姥姥所建议。

他怀里带着金姥姥特制的解药，要以最短的时日，最快的速度，送达寒碧谷，交给被人陷害的汪老谷主。

据金姥姥对他说，身体仍极健壮的汪老谷主很可能是

被淫蕩女子所害，現在每天都埋身在寒冰中，只要一離開冰窟，血脉立刻爆裂而死，顯然是中了極淫毒的藥物。

至於那個淫蕩女娃是誰，用的什麼毒藥，以及有什麼需索和目的，汪老谷主絕口不談，这其中，顯然另有隱情。

金姥姥還特別叮嚀他，沿途不可插手任何事情，唯一的任務，就是把解藥送至寒碧谷。

楚嘯天認為這是最簡單最輕鬆的任務，所以五天的行程，他決定三天半趕達。

抬頭看看時辰，艷陽當頭，恰是正午，舉目前看，荒野無邊，只怕午餐又要吃干糧了！

就在這時，前面突然傳來數聲暴喝和一聲嬌叱！

楚嘯天聽得神情一愣，游目曠野，根本沒有人影，但他又確信他的耳朵沒有聽錯！

又是數聲暴喝和一聲嬌叱，同時挾着一聲淒厲慘呼！

這一次楚嘯天聽清了，就在百十丈外的蒿草間傳來。

他一個飛撲向前，但立時又想起了金姥姥的拜托和交代——沿途不要插手任何事情。

心念及此，立即收住了飛撲之勢。但是，他已能看見前面一塊洼地中，十多個彪形大漢，正在圍攻一個手持寶劍的白衣女子。

白衣女子雖然尚未看清面目，但她手中的劍卻引起了楚嘯天的極大注意！

那柄劍長約三尺，光華耀眼眩目，劍背中央有彩霞射出，劍鐔護手，以及拿在白衣女子左手的劍鞘，更是嵌滿

了各色宝石和珍珠！

由于围攻的十数彪形大汉在外圈缓步游走，被困中央的白衣女子也跟着缓步转动！

就在白衣女子转过身来的同时，楚啸天看得目光一亮，神情不由一呆！

这女子太美了！柳叶眉，桃花眼，高挺的鼻子菱形嘴，雪白的皮肤桃形脸，握剑的一双玉手，更是纤细修长，十个指甲上还涂着丹！

她虽然这样美，这样艳，兼有妩媚迷人的魅力，但比起宫主凌霄凤来，似乎仍缺少了那份高雅华贵的气质。

也许她这时正在面临大敌，随时可死，因而使得她的娇丽面庞上多了一层煞气。

只见她左手剑鞘斜伸，右手剑身横头高举，缓步移动中，鲜红的小嘴紧闭，目光却轻扫着四周的每一个人。

地上已有一个负伤的大汉，正龇牙咧嘴，神情痛苦地爬向圈外。

围在四周的十数大汉，胖瘦不一，年有高低，但他们的兵器一致，使用的全是护手双钩。

楚啸天曾听金姥姥说，这次准备向汪老谷主下手的帮派不止那个淫荡女娃，还有飞叉帮、水陆门以及双钩会。

他根据这些大汉的兵器一致使双钩，因而断定他们都是双钩会的人。

他一面打量一面斜走，准备绕过洼地继续前进！

当然，有一个人在附近高处走过，自会引起这批人的

注意。

但是，就在白衣女子的明亮眸子，也轻轻一瞟楚啸天的同时，双钩会的人似乎自觉机会难再，数声大喝，同时向中间的白衣女子攻去。

只见六七对锋利钢钩，径分上中下，有的奔向白衣女子的天灵和面门，有的直刺白衣女子的前胸和小腹，有的则勾扫白衣女子的双膝和脚骨！

楚啸天看得暗吃一惊，本能地停住了脚！

但是，早有准备的白衣女子却一声娇叱，疾挥宝剑，舞起一片剑环光幕，立即将周身护住。

一阵叮当轻响，六七片钩尖钩刃及钩头，应声坠落在地上！

攻击的六七名大汉神色一惊，纷纷后退察看兵器。

但是，另几名彪形大汉却大喝一声，继续向中间的白衣女子挥钩攻击。

白衣女子再度娇叱一声，依然施展了一招“八方风雨”，又有几个大汉的兵器被削损落地。

几个大汉神色一惊，同样的点足后退。

但是，第一批攻击的六七名大汉，大喝一声，再度向白衣女子攻去。

白衣女子连声娇叱，挥剑不停，这一次她竟在“八方风雨”中，疾施一招“画龙点睛”，一剑点出，正中一个麻脸大汉的肩头。

麻脸大汉嗥叫一声，飞身退出圈外，显然剑刺不深！

但是其他几名大汉，则厉喝一声“拚了”，同时挥钩加入了战斗！

白衣女子神情已没有方才那么镇定，娇叱声中似乎也有些喘息，但她仍一式接一式的施展“八方风雨”，趁隙偷施一招画龙点睛。

说也奇怪，看她娇喘吁吁，似乎有些真力不济，但她每偷袭一招，必能伤得一人！

当然，在这么多人的围攻中，她的剑式自是不敢用老，因而对方受的剑伤也不会太重，有的人咬咬牙，又参加了围攻。

即使如此，仍被她刺伤了四五人，而她身上的雪白素衣，也溅了不少血渍！

双钩会的人虽然被伤了几个，依然猛攻不退，反而更凶更猛更狠。

几个受伤的人已不能参加战斗了，但他们一面彼此包扎，一面仍在那里吆喝助威！

白衣女子施展的八方风雨是最耗真力的剑式，这时不但娇喘得厉害，而且柳眉紧蹙，不时以乞求的目光看一眼楚啸天！

楚啸天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觉得这么多大男人围攻一个女子，实在没有道理！

他当然记得金姥姥的叮嘱，但是，他身为飞凤宫的大总管，总不能见死不救！

他根据白衣女子的紧张和娇喘，断定她已支持不了多

久，再不施援手，必然真力枯竭而被双钩会的人杀死或俘掳！

再说，前去救汪老谷主是一条人命，而被围的白衣女子，同样的是一条人命，为什么为了救汪老谷主而就应该袖手不管，眼看着白衣女子被人杀死？

心念及此，不自觉地脱口愤声道：

“这太不公平了！”

如此一吆喝，不但围攻白衣女子的使钩大汉们纷纷转头看了他一眼，就是险象环生的白衣女子也娇声凄呼道：

“大侠快来救我！”

虽然处在生死边缘，声音依然娇脆甜美，尤其，神情戚然，紧蹙黛眉，看来是那么楚楚可怜！

楚啸天见白衣女子已向他求援，再不迟疑，震耳大喝道：

“住手！”

双钩会的人眼看就要得手，哪肯就此罢休？

再说，自己这边人多，也没将楚啸天看在眼里。

所以，打斗中的人哼了一声，继续围攻，包扎伤势的人则狠狠地瞪了一眼楚啸天！

楚啸天一看，顿时大怒，一声怒哼，疾扑场中，拳掌齐施，快腿疾蹬，一阵“噼啪”声响，同时嗥叫闷哼，只见人影纵横，钢钩纷飞，七八个彪形大汉，滚的滚，爬的爬，个个鼻青脸肿，他们的雪亮钢钩，也纷纷坠落了一地！

双钩会的人大惊失色，爬爬滚滚地站起来，俱都傻了，

这才警觉到这个看来不起眼的穷小子，竟是一个身怀绝学的高手。

大感意外的白衣女子也愣了！

但她仅呆了一呆，一个箭步纵到了楚啸天的身后。

由于白衣女子的飞纵，双钩会的人纷纷急定心神。

其中三人怒目一指楚啸天，怒声问：

“你是什么人，胆敢管本会的事？”

楚啸天立即道：

“天下人管天下事，你管俺是什么人？”

一个颌下蓄有一绺小胡子的大汉，愤愤然向前一步，就用手中的钢钩一指白衣女子，瞪着楚啸天，怒声问：

“你小子可知她是谁？”

楚啸天沉声道：

“四海之内皆兄弟，俺何必一定知道她是谁？！”

肩头负伤的麻脸大汉冷哼一声，讥声道：

“你小子看清楚了吧？她可是个母的……”

楚啸天立即正色道：

“管她是公是母，公的是兄弟，母的就是姐妹！”

话声甫落，白衣女子已清脆地赞声道：

“好！这才是天下最公正的大好人！”

颌下蓄有小胡子的大汉立即怒斥道：

“贱婢！你少在那里神气，本会绝不会放过你，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珍珠剑夺到手！”

说罢转首，向着其他人一挥手中钢钩，沉喝道：

“咱们走!”

楚啸天一听，立时想起了白衣女子的手中剑，因而道：

“慢着!”

十数持钩大汉闻声回头，同时怒声问：

“你小子还要怎样?”

楚啸天一指白衣女子手中的剑，沉声问：

“你们是说，这柄剑是你们的?”

十数彪形大汉听得目光一亮，其中数人同时道：

“不错!是我们龙头家的……”

话刚开口，白衣女子已怒斥道：

“胡说，这柄剑乃本门师祖昔年仗以行道江湖的成名宝刃珍珠剑，怎会是你们龙头家的?”

颀下蓄有小胡子的大汉立即道：

“你说珍珠剑是你师祖的成名兵器，你拿什么来证明它是你师祖的?”

白衣女子冷冷一笑，“沙”的一声将剑收入鞘内，就在光华一暗的同时，哂笑道：

“只要你们能说出我这剑上宝石珍珠的颜色和数目，以及它在日间夜晚和灯光月光下的彩霞变化，我不但把剑送给他，要杀，要剐，也任由他……”

双钩会的十数大汉一听，顿时愣了，他们彼此对看了一眼，显然都不知道珍珠剑的奇效和功能。

白衣女子却继续道：

“你们不妨在沿途放出风声，任何人能说出剑的奇效功

能，姑娘都会把这柄剑送给他！”

说罢，特别以冷冷的目光看了正南斜坡上一眼。

楚啸天这时也发现了正南坡上静静站着三个人。

当前一人是个身穿灰缎袍的六旬老者，其后是一个蓝衣青年和一个黄衣少女！

青年和少女一式背剑，灰袍老者徒手未携兵器。

楚啸天一看，断定这一老两少三个人，八成也是觊觎白衣女子的手中剑而来，白衣女子的一番话，显然也兼有向坡上三人宣示的意思。

这时见双钩会的十数大汉说不出剑上珍珠宝石的数目，立即沉声道：

“既然你们说不出剑上的珍珠数目，还愣在这儿干啥，还不快走？”

颀下蓄着小胡子的大汉只得道：

“剑是我们龙头家的祖传之宝，我们哪会知道……”

楚啸天立即道：

“那就回去向你们龙头请教……”

话未说完，麻脸大汉已沉声道：

“可是，等我们知道了珍珠数目，她早已跑了，我们到哪里去找她？”

岂知，白衣女子竟正色道：

“你们放心，这几天我会一直和这位少侠在一起。”

楚啸天听得大吃一惊，不由焦急地说：

“你怎能和俺在一起？”

话刚一口，白衣女子已蹙眉委屈地说：

“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天，你如果现在撒手不管，你一走，他们还不是照样把我杀了，何况还有别的人也在虎视眈眈……”

楚啸天一听，不由懊恼地看了一眼静立南坡上的老少三人。

双钩会的人为了回去好向龙头交代，纷纷沉声道：

“你小子当然不能离开她，否则，我们龙头将来找谁要人？既然你接下这道梁子，我们就唯你是问！”

额下蓄有小胡子的大汉则继续道：

“没说的，先报出你的师承门派和姓名来，我们回去也好向我们的龙头交代！”

楚啸天越想越懊恼，这时才想到金姥姥为什么叮嘱他不要多管闲事！

但是，救人总没有错！只得没好气地沉声道：

“俺叫楚啸天，没有门，也没有派，有问题就冲着俺来好了！”

额下有小胡子的大汉，沉声喝了个“好”，向着其他人一挥手，再度喝了声“走”，挟着负伤不能奔驰的伙伴，直向正东驰去。

楚啸天一看，立即望着白衣女子，愁眉苦脸地说：

“他们走了……”

白衣女子明媚一笑道：

“那咱们也走吧？！”

楚啸天不由懊恼地问：

“你要去哪里？”

白衣女子毫不迟疑地举手一指东南，道：

“贱妾要去徽州！”

楚啸天一听白衣女子去徽州，远远超过了黄山，他虽然经过叮嘱不可说出去处，但他仍忍不住焦急地说：

“可是，俺不去那么远耶！”

白衣女子立即宽慰地说：

“没关系！你走到哪儿咱们就在哪儿散！”

楚啸天只得无可奈何地说：

“好吧！也只好这样了！”

岂知，白衣女子竟甜甜的一笑，捧剑向前一送，道：

“喏！剑交给你保管！”

楚啸天一愣道：

“你的剑干啥交给俺保管？”

白衣女子含笑正色道：

“万一我带着剑跑了呢？将来双钩会的人向你要剑，你拿什么给他们？”

楚啸天一听，恍然想起，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万一这把剑真的是双钩会龙头的，那白衣女子岂不成了女贼？

心念及此，也觉得将剑拿在自己手里才对，所以，“哦”了一声，伸手将剑接了过来。

剑一入手，十分沉重，比起他留在飞凤宫的那把剑，至少重了一倍！

白衣女子见楚啸天将剑接过去，甜甜的一笑，自我介绍道：

“贱妾白玉霜，甘肃临州人，今年二十一岁，我是称呼你天哥哥呢？还是称呼你天弟弟？”

楚啸天急忙正色道：

“你不能喊俺天弟弟，只有俺师姐才可以喊俺天弟弟……”

白玉霜立即道：

“那我喊你天哥哥好了……”

楚啸天不由沉声道：

“为什么一定要喊哥哥呼弟弟呢？”

白玉霜正色道：

“是你自己说的呀？男的是兄弟，女的是姐妹呀！”

楚啸天有些生气地说：

“俺喊你白姑娘，你喊俺楚啸天，不是一样吗？”

白玉霜更加认真地说：

“可是，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好直呼你的大名？！”

楚啸天却正色道：

俺现在虽然救了你，那是俺因为不知道内情，如果你是偷剑的女贼，俺还会把你捉住交给他们……”

话未说完，白玉霜已愉快地说：

“没问题，任由你处置！那咱们走吧！”

楚啸天应了一声，提着珍珠剑，转身向东南斜坡上走去。

举目前看，刚才静立南斜坡上的灰袍老人和背系宝剑的青衣青年和黄衣少女，不知何时已经离去。

既然荒野上已无人，楚啸天和白玉霜立即展开身法，疾驰如飞。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荒地的乱石蒿草中，仍有不少的炯炯目光在暗中注视着他们。

这些炯炯目光，就包括了那个灰袍老人和背系宝剑的青年和少女在内。

灰袍老人是寒碧谷老谷主汪敬山的结拜兄弟高茂松，青年和少女则是汪老谷主的次子汪常春和唯一女儿汪梅英。

三人隐身在蒿草中的乱石间，眼看着楚啸天拿着珍珠剑，径自和白玉霜如飞驰向了东南。

生得方面大耳，虎眉朗目的汪常春，首先愤声道：

“高叔叔，我们就这样眼看着他们把剑拿走？”

神情沉重，手捻灰须的高茂松道：

“要想夺回珍珠剑，只有用智一途！”

柳叶眉大眼睛，挺鼻小嘴的汪梅英则娇哼道：

“我觉得高叔叔也太小心了，我就不相信我哥哥胜不了那个傻小子，我胜不了那个女淫贼！”

高茂松缓缓摇头道：

“莫说你哥哥胜不了那个楚啸天，就是合我们三人之力，只怕仍不是他的对手！”

汪常春一听，顿时气得俊面铁青，不由沉声道：